

子张 著

历史 · 生命
·
诗

子张诗学论稿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子张著

历史·生命
·
诗

子张诗学论稿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生命·诗:子张诗学论稿 / 子张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308-16628-7

I. ①历… II. ①子…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②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708 号

历史·生命·诗:子张诗学论稿

子张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王荣鑫

责任校对 丁沛岚 马一萍

封面设计 木 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2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28-7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浙江工业大学2015年度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本书简介

本书是作者近年现代诗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民国时期新月诗派、战后新诗与现代诗、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路径诗歌的发展。既有宏观的历时性描述，亦有对诸多重要诗人如李广田、穆旦、蔡其矫、吕剑、牛汉、顾城的个案研究，同时作者也梳理了中国诗歌从“新诗”到“现代诗”的诗学演变历程。作者长期致力于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研究，这些成果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该书作为作者新诗研究的自选题目，有意避开了一些热闹话题，而有心在某些盲点处开拓，特别是所选择的个体诗人，多是较为边缘化的如李广田、蔡其矫、牛汉、吕剑等，因此在新诗和现代诗研究方面有若干填补空白的意义。

题 记

1979年下半年，我进入泰山脚下的师专中文系不久，有两件与现代诗歌相关的活动令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朗诵诗人、七十多岁的山东大学教授高兰先生来校，在听了我们同学朗诵的《哭亡女苏菲》之后，鹤发童颜、温和可亲的老先生也以低沉的嗓音作了朗诵示范，动情之处，泪水渗出眼角；另一件是文艺理论课刘凌老师组织讨论1976年的“广场诗歌”现象，我听大家多从政治、内容角度谈，就着重讲了自己对这次公众诗歌运动所用诗歌形式的看法，只不过停留在模糊印象层面，无法深入下去，故而会后刘凌老师命我将发言整理出来竟不可得。

除此之外，我印象中还有当时“诗歌热”的种种迹象，比如系内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听瞿弦和朗诵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我自己也在本年级晚自习朗诵会上第一次“念”了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稚嫩在所难免，在我，那却是在公共场所登台亮相的第一次。那时班里同学大都订刊物，我订的就是《诗刊》。有

一次文学社征文，我还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写了一组自由诗参赛，给了个“一等奖”——其实并没有写好。

回忆这些事，似乎有为后来混迹于“新诗研究会所”寻找理由的嫌疑。不过这大约也的确是庸人的一般思路，人是有这种寻根问祖的天然倾向的，我亦难免。好在借此可以梳理一下来路，也并非全无意义。

毕业之后，先当了几年中学语文教师，继续写一点诗文，又因为结识了前辈诗人吕剑先生而进一步贴近了“诗”，不过都远未达到真正的自觉状态，更远在当时波翻浪涌的“新诗潮”之外。直到 1985 年暑期之后调回泰山脚下的母校，前度学子如今变身为“现代文学”青年教师，才算走上“专业”或曰“学科”的正途。这段时间，一方面零零碎碎地回头复习新诗的模糊面目，另一方面因为吕剑先生以及校内校外几个热心于写诗朋友的感染让我开始关注热闹的“诗坛”。诗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诗写得多且认真了，又以通讯的形式对吕剑新作《凤鸟之梦》作了解读。吕剑收到我的信，很是认同，就连同他的回信一起寄给了济南桑恒昌主编的《黄河诗报》，发表了。应该说，此前此后围绕吕剑诗作写的一些信，是我对当代诗歌进行评论的开始。

比较正式地撰写现代诗的论文是在 1987 年。因为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当年年会确定的主题是王统照、李广田研究，我斟酌一番，决定以《作为现代诗人的李广田》为题写篇论文。我第一次对一位比较重要的现代诗人做出尽可能细致的考察，最后提出了我的看法，即作为诗人，李广田在最后的“被迫牺牲”之前，还有一个在“狂热中”首先牺牲

了自己的“诗”的悲剧。在会议中，刘增人老师介绍我认识山东师大吕家乡先生，而此文即受到吕老师的热情肯定；后来文章发表，又很快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全文复印。这算是我第一篇受到学术认可的现代诗学论文吧？

那时候，我是想从研究现代山东籍诗人入手，为此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除了李广田，我当然也关注王统照、臧克家、吕剑、孙静轩，还为朱健诗集《骆驼和星》写了一篇介绍性的评论，标题《一位曾被忘却的诗人和他的诗》虽略显夸张，实则是我真实的感受。最近有朋友去长沙拜望九十二岁高龄的朱健先生，诗人再度提及此文，认为是 1949 年后第一篇评论《骆驼和星》的文章。我听了只觉得惭愧，因为彼时能力实在有限，文章并没有写出应该有的深度和广度。

我的自知之明是，从研究现代诗的条件如教育、学术素养和学术训练这些方面说，我和我的同代人有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这是我在对民国教育有所了解并读过一些前人的学术成果后意识到的。古人和外国人就不说了，只要看看民国时期重要诗人和新诗学者如朱自清、朱光潜、梁宗岱、李广田的著作，就什么都明白了。叶公超仅只写过《论新诗》等寥寥数篇讨论现代诗的文章，可那背后的学养、积累又哪里是我这代人所能企及的？

并非为自己的不够努力开脱责任。就微观而言，个人的后天努力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一些先天不足，而从更宏阔的角度看，大的时代、文化背景对一代人的决定性影响或制约又是宿命般无法抗拒的。从这个角度看，“文

革”前后的两三代知识分子固然是文化上“无根的一代”，即从小的学术层面说怕也只能是现代学术史当中“过渡性的一代”。我发此言，并非悲观或危言耸听，也同样是我真实的感受。

古人云：知天命，尽人事。凡事皆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观察方式，或宏观言之，或具体言之，方式不同，感觉就不一样。譬如本集所收长长短短之文，从高处、远处打量，或不足一哂，而从低处、近处看，却也一篇有一篇的具体成文背景，对了解、观察中国现代诗和一些个体诗人的写作或许还能提供一点便捷之处。这是我理解到的本书出版的意义。

1999年，在张清华兄的促动下，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学论集《冷雨与热风》，当时朱德发、袁忠岳老师曾赐序支持，现在将序文附录于书后表示纪念。书中的一部分文章另收入2010年新出的《新诗与新诗学》中，还有几篇这次就一并收入本书。《张欣教授访谈》是2011年应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内刊《当代文学前沿》之约，由时在重庆读研的王玉哲先生拟题，我以电子文档形式应答的，略略可见我之心路，今亦附录于书后。

谢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宋旭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谢谢浙江工业大学将本书列入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2016年1月9日至10日，多雾之冬，子张于杭州午山

目 录

卷一 新诗史论

“创格的新诗”与新月诗派始末	3
现代城市诗发展述评	12
抗战和战后的新诗	22
1949—1978 年的大陆诗歌	60
“本土的”与“母语的” ——2001—2011 十年诗歌写作观察	96

卷二 民国诗人论稿

论作为现代诗人的李广田	109
20 世纪 40 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	125
冯玉祥泰山诗与近代启蒙精神	140
唐湜早期文学活动考释	149
中国新诗选粹	165
诗人之“穷”与“阔”	192

卷三 归来者论稿

困境与突围

——蔡其矫“反右”后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写	
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205
用男性的欢乐拥抱大地	
——诗人蔡其矫在“新时期”的远游生活与诗歌	
写作	222
蔡其矫:纪念特辑与创作年表	240
风雨忧患六十年	
——吕剑其人其诗	253
吕剑:《半分园吟草》与《进入阵地》及其他	272
悲剧情境与诗的诞生	
——牛汉的《温泉》.....	289
牛汉研究二题	296

卷四 续归来者论稿

一位曾被忘却的诗人和他的诗

——朱健的《骆驼和星》.....	313
秋山方郁郁 璀璨起烟霞	
——邵诗说“变”	319
木心诗集六种札记	332
诗,在无休止的追求中	
——木斧简论	347
木斧:执着与追寻	355

跨过世纪的彩虹

- 野曼抒情诗论 366

卷五 当代诗人论

- 顾城的旧体诗和寓言诗 381

从语言到心灵的旅行

- 刘纳学术著述记略 391

- 海外汉诗二题 398

- 桑恒昌与马启代 406

- 盛海耕：有意义的坚守 416

- 《蓝色恋歌十四行》及其他 425

- 当代诗四题 437

- “中间代”诗人黄纪云的生命之思与历史之间 450

附录

- 白居易：杭苏宦情与江南诗意 465

- 新诗研究的重要收获 朱德发 479

不言桃李下必成蹊

- 子张的《冷雨与热风》 袁忠岳 483

- 《冷雨与热风》后记 485

- 张欣教授访谈 王钰哲 张 欣 489

卷一 新诗史论

“创格的新诗”与新月诗派始末

说到新月诗人与“创格的新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八十七年前的《晨报副刊·诗镌》，耳熟能详的是徐志摩为这个新诗专栏撰写的开场白《诗刊弁言》里的几句“大话”，一句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另一句是：“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

不错，对“创格的新诗”的倡导与实验，正是新月社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活动主要由若干诗人和诗论家参与、完成，其成就标志是所谓新月诗派或现代格律诗派的形成。

就在徐志摩、朱湘先后去世，《诗刊》《新月》先后终刊，新月书店停办不久，作为左翼诗人的蒲风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到了“新月派”，自然，他是从阶级论的角度立论的，对新月诗人的评价也是负面的。他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诗人创办的《诗刊》（1930年4月创刊）也出版了将近三期；

在《诗刊》以前，他们早就以新月杂志为大本营，产生了不少诗歌，后来笼统被选集在《新月诗选》(1931)里，这本《新月诗选》可说就是他们的唯一的代表产物。”“事实上他们是太重音节了，常以一定的格律去填上他们的雅逸有闲的内容哩！”他还注意到了后期“新月派”新诗的分化：“在这个时候，新月派可以说业已两分的。像上述朱维基、邵洵美一派，我们叫作香艳派。另一派，是格律派，以陈梦家，朱湘(1904—1933)为代表。但自朱湘诗人自作，以怀才不遇之身勇于跳江(1933年冬)追随屈原以后，臧克家以新月派的形式来了一个转变，时代复又使陈梦家不能再像以往优游自得，必然走向他所代表的阶层，于是在香艳派也不再浇香时，结束了新月派的生命。”

通常人们以为，新月诗人倡导、实践“创格的新诗”始于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办，实则在徐志摩的“弁言”中就曾提到，“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这指的是闻一多1926年初接家人到北京后居住西京畿道三十四号时的情景，而不应是梁实秋以为的1925年闻一多初回国与余上沅、陈石孚所住的西城梯子胡同，不过闻一多与“清华四子”相过从、谈诗论理倒不限于西京畿道居所，而早在梯子胡同时就的确开始了，因“清华四子”当时也在这里赁屋居住，闻一多1926年1月23日致梁实秋信“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可证。这固然是“诗镌”必不可少的前奏，但若追寻新月诗派探索新诗形式建设的脚步，其实还可以上溯到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文写作。

比如《死水》一诗,因为发表于《诗镌》,收入 1928 年的《死水》诗集,就常被认为写于闻一多回国之后,而据梁实秋回忆,《死水》与《洗衣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均写于闻、梁二人在美国科罗拉多温泉同修“丁尼生与伯朗宁”和“现代英美诗”两门课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闻一多对新诗形式、音节的思考和实验并非回国后甚至“诗镌”创办时才开始,对此,闻一多留美期间写的文章《泰果尔批评》亦足可证明,他批评泰戈尔“是个诗人,而不是个艺术家”,因为“他的诗是没有形式的”,而“别种的诗若是可以离形体而独立,抒情诗是万万不能的”。

作为“四子”之一的朱湘,其在 1922—1924 年间创作的诗集《夏天》中的 26 首诗作,形式也已相当整饬,1925 年又创作出广有影响的《葬我》《采莲曲》等作品,那更是不折不扣的格律诗了。

刘梦苇也早在 1925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诗的昨今明》论文中论及徐、闻、朱、于赓虞、蹇先艾等诗人“无形中走上了很近似的路”,且提出“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的观点,故而被朱湘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徐志摩曾自谦地表示:“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猛虎集·序文》)但实际情景并不如此,1923 年他在北京曦社讲演《诗人与诗》时就指出:“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1924 年译介波德莱尔的《死尸》(《Une Charogne》)时又说:“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而他 1925 年出版的诗集